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韓非子集解

(四)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解集子未韓



韓非子集解

(四)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解集子非韓

冊四

著慎先王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AN FEI TZŪ TSI CHIEH

By

WANG SHEN S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韓非子集解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糲氏論衡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糲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作勸。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論衡嘗作曾。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顧廣圻曰。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先慎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顧廣圻曰。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寶不得

也。○顧廣圻曰：惠寶，當依左傳作渭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寶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

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虛文昭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

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乾道本以

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顧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君令而不貳者，則

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亦作復。虛文昭云：復作後，謫注不字疑必。顧廣圻云：今本復作

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

子之類，而後為貞。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

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虛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虛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

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張本。而悖不去國，○顧廣圻

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

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

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

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

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

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爲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昭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先慎曰。乾道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盧文昭曰。紹。凌本作告。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紹形聲並相近。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添天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今本難下有者字。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顧廣圻曰。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昭云。張本。作疾。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爲知。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昭曰。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

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顧廣圻曰。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臣當作功。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本重功字。誤。自作相。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

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作政。今據趙本改。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一字。之修。藏本作使智之修。改從今本。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

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

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不下當有能字。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

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卽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

百官精勉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

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先慎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

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渭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爲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沐。又譌作沐與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修於榮紂猶形近因而致誤。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弨云：張本有。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乾道本東作束。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束。今據改。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智不以法度而用。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必姦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先慎曰：論衡不察參伍之政。○先論衡政作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二字古通。毒與勞對文。先慎按：顧說非。論衡亦作盡。今據改。論衡恃作待。誤。當依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此。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闕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俞說是。則字依趙本刪。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先慎曰：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曰。常張本。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能之如

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家云。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瑟。顧廣圻云。史記魏世

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家云。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瑟。顧廣圻云。史記魏世

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案。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曰。王之料天下

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灌以晉水。城

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

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其字疑衍。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

之也。或曰。上。今從趙本提行。昭王之間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

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本。先慎曰。乾道

文昭云。脫。凌。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趙本作曰。盧文昭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

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

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

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

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

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先慎曰：侵，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

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孫子君於衛○顧廣圻曰句絕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謂臣變而爲君也○顧廣圻曰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魯不得誅

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按臣當爲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

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按臣當爲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

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曰：乾道

本離作謂。顧廣圻云：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武身受罍。今本謂作離。今據改。

○顧廣圻曰：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卽田成子去

見喻老篇。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卽田成子去

齊走而之燕。負傳隨。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

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先慎曰：伐。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進。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

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

乾道本：敕上有敕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敕字衍，今據刪。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

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

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敕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

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

左傳：桓十七年傳作：臺，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圉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

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則人主危，故

怒之故曰懸怒。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改。食鼃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

拾補有：盧文弼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爲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

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

起禍。○顧廣圻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

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曰：四字爲

一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先慎

乎下有哉字。盧文弼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弼云：脫。張本有。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夥。○先慎曰：此下當依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聞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

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趙策作雍雉，先慎

曰：孟子衛策作雍雉，說苑至公篇作雍雉，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

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菱，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

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無下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賢誠賢而舉之，六字爲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涓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

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文弨云：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距字非。顧廣圻云：距讀爲遽。先慎按：顧說是。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之字當衍。○顧廣圻曰：日不加知。藏本同。今本